



4997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四

三少帝紀第四

齊王 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胎謀不臧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

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

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

青龍三年立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

三國志

魏書 齊王

五

昭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寄
市島謙吉氏贈



古皇太子
是日即位

乃立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
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
繼承鴻業熒熒在疚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未
命來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摠率百寮以寧社
稷其與羣卿大夫勉勗乃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
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為良人
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
百寮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
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

皮夏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
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汙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
也傳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為
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偽怒解
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
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
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艸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
有火浣布非此山艸木之皮泉則其鳥獸之毛也
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
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

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
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
及太學與石經竝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
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
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
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卽
用魏廟移此石于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爲
不然又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
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
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

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
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續其毛織以爲布
丁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
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
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雋乂必有尊也其以太
尉爲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
將軍滿寵爲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
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
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
軍黃權爲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

田又正

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

置流民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為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為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再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七月詔曰夏

治 貴金銀銷

觀稼

祭孔子

無襄陽之

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突以為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雀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眾拒之

于寶晉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祖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祖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

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挫于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為縻軍不能而任之此為覆軍今疆場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車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

六月辛丑退己卯以征東將軍王凌為車騎將軍冬

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食之既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

魏皇后

祀功臣

征蜀

再祭孔子

祀荀攸

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倭彌呼遣使奉獻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眾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蝕之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于太祖廟庭

臣松之以爲故魏氏配饗不及荀或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至于升程昱而遺郭嘉先

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誠之至遠同于日磾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

巳酉復秦國爲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爲司空夏四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爲司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爲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爲衛將軍冬十一月祫祭太祖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

夏
四本
作六

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羣臣其令太傅乘輿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歲狃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癯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譖其悉遣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

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為良人既有此詔則宜遂為永制七八年間而復貨

年七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癯疾殘病並非所售之物而鬻之于市此皆事之難解

已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于通利聞乃撻捶老小務崇修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于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勅之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相中斬獲數千相中民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謂曹爽曰

若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修守河
南留民沔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
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
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不審設給賊二萬人斷河水
三萬人與河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鈞祖中君將何
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破之袁准言于爽
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
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為中國
患者蓋以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鈞不利則
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

十數年以來大敗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
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
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
守少則固力專則彊當今宜捐淮漢以南退却避
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
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
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修民一陵其國不足為遠
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
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于國亾之不
足為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亾

鳴

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鳴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為平陽郡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

何晏奏游宴

孔晏

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禮天子之官有劔藟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又咸因闕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為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

孫盛魏世籍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

爽

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

黃門張當侍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為丞相固讓乃止

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丞相增邑萬戶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懇賴天威摧弊姦凶贖罪為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于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

黃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况當臣身而不固棄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十餘上詔乃詐之復加九錫之禮太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

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凌為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

王

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致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為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

王凌獄

三國志

魏書四 齊王

七

諸功臣應饗食于太祖廟者更以官為次太傅司馬
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為司
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為大將
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于武庫屋
上

漢晉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征淮
南壤不復修是歲諸葛恪帥軍更于隄左在結山
挾築兩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
於司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于人者此之謂也今

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
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
從之

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
將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
大破衆軍于東關丕秬而還

漢晉春秋曰毋丘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
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
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為監軍統
諸軍唯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

并州併力討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
以為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
非玄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習鑿齒曰
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已過過消而業隆可謂
智矣夫民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
邪若乃謹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表
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謬之
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秕政身
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况
於再乎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
詔太尉司馬掾拒之

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
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
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
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
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
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
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
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于東西方必虛是以

魏師只用
持重此曹
氏家法

郭淮
陳泰

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圍勅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關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

秋七月恪退還

張特

是時張特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爲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毋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

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爲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卽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維寇鈔脩郡為所執略往歲偽大將軍費禕驅率羣衆陰圖闕闔道經漢壽請會衆賓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勵將來其追封脩為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謚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餅絹千匹以光寵存亾永垂來世焉

魏氏春秋曰脩字孝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劫之脩不為屈劉禪以為左將軍脩欲刺禪而不

各為其主
何煩深論

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為禪左右所遇事輒不克故殺禕焉 臣松之以為古之舍生取義者必存理存焉或感恩懷德投命無悔或利害有機奮發以應會詔所稱聶政介子是也事非斯類則陷乎妄作矣魏之與蜀雖為敵國非有趙襄滅智之仇燕丹危亾之急且劉禪凡下之主費禕中才之相二人存亾固無關於興喪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于蜀既不能抗節不辱于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為時主所使而無故規規然糜身于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可謂折柳樊圃其狂也且

此之謂也

自帝即位至于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

復劉整

復鄭像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

戊

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為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楊執楚有隙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下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

擅廢

夏侯玄為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為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進妻田氏為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

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眾以退大將軍已書詔于前文王入帝左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

入疑出

頭雞者鳴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許允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連豐既誅即出允為鎮北將軍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追殺之允此秋不得故為領軍而建此謀

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謔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

三國志

魏書四 齊王

七

三

魏書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
會議羣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
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
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之于
古明公當之于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
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羣臣共
爲奏永寧宮曰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將
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
侯臣冲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
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

嶷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祿少
府臣褒永寧衛尉臣禎永寧太僕臣閔大長秋臣
模司隸校尉穎昌侯臣曾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
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軍安
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
武亭侯臣廩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臨
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
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
顥臣鄴博平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
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臣芝尚書僕射光祿

顥一作顥

此皆賊臣
之教也而
及其廢立
又以惡名
歸之上可
不戒乎

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關氏侯臣觀臣嘏長合
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鈗
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
育羣生永安萬國三祖勲烈光被六合皇帝即位
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
色廢捐講學棄辱儒士日延小優郭懷袁信等於
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戲使與保林女尚等為亂
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下
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
以為讌笑於凌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

宣曲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
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保林李華劉勲等與懷信等
戲清商令狐景呵華勲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
官職何以得爾華勲數讒毀景帝常喜以彈彈人
以此恚景彈景不避首且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
急今陛下日將妃后游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
袒為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為陛下計耳
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邪太后何與我事使人
燒鐵灼景身體皆爛既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為
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恚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

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
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
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雁熙諫帝皇
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
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
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及馮婉帝恚望語景等太
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
哭私使暴室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
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
從官攜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

怒復以彈彈熙日遊後園每有外文書人帝不省
左右日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
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門
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復止更共諂媚帝肆
行昏淫敗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頹凶德
浸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身斃命
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
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于齊使
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
死以聞奏可

三國志 魏書四
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
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
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
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
軍意已成又勤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
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以有所說芝曰何可
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衛侍御取璽
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
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

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大尉司
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
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
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為高貴鄉公者文
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太宗
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
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
於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
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

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

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為明皇帝嗣

魏書曰景王復與羣臣共奏永寧宮曰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率土存賴萬邦幸甚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褒尚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公于元城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謚曰厲公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剡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僂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景王私

三語速死

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
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聖皇正大

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
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
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
之上夙夜祇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
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
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
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又皇家俾朕蒙闇垂
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

戊

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于上兆民聽于
下朕雖不德昧于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
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
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
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
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戊戌黃龍見于
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
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

謀毋益險

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于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
世語曰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儉既破天子先還臣松之檢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為前比知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案張璠虞溥郭頒皆晉之令史璠頒出為官長溥都陽內史璠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溥著江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頒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

宮商最為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干寶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為晉書其中虛錯如此者往往而有之

壬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為儉欽所誣誤者以鎮南將軍諸葛誕為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于許昌二月丁巳以衛將軍司馬文王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甲子吳大將孫峻等眾號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二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為列侯甲戌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為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

破吳

卞皇后

三國志

魏書四 高貴鄉公

卷

三國志 魏書四 一五
遵為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征東大將軍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為後繼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亾詎以千數或沒命戰場冤冤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

在姜維

各部太吏慰卹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亾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矣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戰亾或沉溺洮水骸骨不收棄于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將軍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亾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林薨

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宴羣臣于太極東堂與

有異

侍中荀顛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顛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傑芟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一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顛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于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

評少康高祖

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異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于滅亾之後降為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存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其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

不善裁用

三國志

鬼傳四 高貴鄉公

二六

三七六

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顓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儁也。仁智不同。一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于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

慝。不德于民。澆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于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勲。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于漢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勲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

述聖業舊章不行。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
於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
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
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
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
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
永垂于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于所論。未
獲其宜。縱有所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
後賢。軫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

問難固佳
而以雄壯
屈臣下不
知三傑之
謂何得無
以此道漢
高歟

焉。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
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
大義。固有所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
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
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
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
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于其
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
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
作象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

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象象于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子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主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告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為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王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

帝又問。乾為天。而復為金。為玉。為老母。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曰。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二人。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者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

于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入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叙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

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洵陳五行民用乎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朕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于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

三國志 魏書四 高貴鄉公 三

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于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為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于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昔帝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謬為靈

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于前詰聊記錄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輝光爰有黃氣烟煜于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為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煜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弔顛覆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占人有云懼則不亾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烝嘗 傅暢晉諸公贊曰帝嘗與中護軍司馬望

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各秀為儒林丈人沈為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破姜維

五月鄴及上谷並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為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己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于上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

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為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冲為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為司空

鄭熙

王簡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温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夏四月癸卯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為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為忠義都尉以旌殊行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迨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

幸雅賦詩
訪道安在

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
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迫等主者宜勅自今以後
羣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稱朕意焉乙亥諸葛
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
吏士民為誕所誣誤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為凶亂
盪覆揚州昔黥布逆叛漢祖親戎隗躡違戾光武西
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蜀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
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寧
東夏己卯詔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
軍降涓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

誕反

溢賞
鴻賞

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嘉異其進會歸鄉侯蕃封亭侯
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
沙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為上將畏天知命深鑒禍
福翻然舉眾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
加之其以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
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袞冕赤舄事
從豐厚

臣松之以為壹畏逼歸命事無可嘉格以古義欲
蓋而名彰者也當時之宜未得遠遵式典固應量
才受賞足以疇其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

三國志

魏書四 高貴鄉公

三

〇七十

台鼎不亦過乎。於招攜致遠，又無取焉。何者？若使彼之將守，與時無嫌，終不悅二，殊寵坐生叛心，以叛而愧辱，孰甚焉。如其憂危將及，非奔不免，則必逃死。苟存無希榮利矣。然則高位厚祿，何為者哉。魏初有孟達、黃權，在晉有孫秀、孫楷、達、權，爵賞比壹為輕，秀楷禮秩優異尤甚。及至吳平而降，黜數等，不承權輿，豈不緣在始失中乎。

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

宣隆
秦黎

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刺王謀反，韃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隆、部曲督秦黎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為誕所殺。所謂無比于之親而受其戮者，其以隆、黎子為騎都尉，加以贈賜，光示遠近。以殊忠義。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眾降。

新誕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三月，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為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為聞喜，新鄉為獲嘉，以著南越之凶。大將軍親搃六戎，營據丘頭，內

褒應公官其孫

東里衣

夷羣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為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為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褒功曹應余獨身捍衮遂免于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

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尚仁義建安二十三年為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褒

當擾攘之際迸竄得出音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衮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佞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衮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并脩祭醮太祖聞之嗟歎良久下荆州復表門閭賜穀千斛衮後為于禁司馬見魏略游說傳

大論淮南
功

王祥

鄭小同

辛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私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

漢晉春秋曰帝乞言于祥祥對曰昔者明主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况于人乎祥事別見呂虔

傳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魏各臣奏戴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祿敘爵莫美于顯能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

叟

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叙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
魏氏春秋曰小同諸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夙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文王猶疑而燻之卒鄭玄注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曰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為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以為更以此驗知應為叟也 臣松

之以為邕謂更為叟誠為有似而諸儒莫之從未知孰是

是歲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于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

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冬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六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

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

王經

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議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為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第屯騎校尉佃入遇帝于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于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于背文王聞大驚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季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臣

賈充逆戰

成濟東帝

謂為字平

松之以爲習鑿齒書雖最後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干寶晉紀曰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爲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將宄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詎文王愈雨有司奏却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于懷曰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逼充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霆晦冥魏末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仗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

誣罔之極

髦以為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冀可成濟而情性
 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
 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
 天地所覆載吾即密有令語大將軍不可以奉宗廟
 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其尚幼
 謂當改心為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
 弩遙射吾宮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
 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次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
 為弒逆賂遺吾左右人冷因吾服藥密因酖毒重相
 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

行

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

國語曰業武陵人後為晉中護軍

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
 之危殆過于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
 帝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為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即
 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
 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間為前鋒
 所害此兒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
 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
 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尚書王經凶

世字平

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沖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于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為可加恩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

相

里漣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旄百姓擁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臣松之以為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旄何以為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

常道鄉公

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羣公奏太后曰殿下聖德光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令書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

三國志

魏書曰高貴鄉公

臣

謹啟

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
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勅將士不得有所
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第太子舍人濟橫
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
節有死無一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
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
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
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即駱驛
弗勅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但
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

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于國亂紀罪不容
誅輒勅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

魏氏春秋曰成濟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醜言
悖慢自下射之乃殪

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夫人有子不孝
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
謂濟不得便為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
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

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齧鐵于長安得見司馬宣
王宣王知焉後擢為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

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入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

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為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子也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入于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

謚獻帝后

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牛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諸羣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己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謚夫人為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為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况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為禮莫崇于尊祖制莫大于正典陞

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威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路恭德以先萬國其于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為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冥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于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宜昭軌儀于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

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正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于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

破姜維

祀郭嘉

寸楛天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鐵雜鎗二十
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洮陽鎮西將
軍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
酒郭嘉于太祖廟庭

擊其虛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
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最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
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
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
經致人而不致于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
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為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

擊其虛

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
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聲討若擒維便當東西並進
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
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
一如前詔癸卯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
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請艾降巴蜀
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冲為太保王子分益州
為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
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為太尉鎮西將軍鍾會
為司徒皇太后崩

蜀降

徵

會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
 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于蜀為眾
 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
 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為太尉征北將
 軍何曾為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顛為司空己卯進晉
 公爵為王封十郡并前二十

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
 曾司空荀顛並詣王顛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
 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
 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

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
 三公可輒拜入者揖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
 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王
 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
 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
 舞陽忠武侯為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
 兵于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
 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
 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玉之文

殆述所作也

初自平蜀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荆豫諸軍倚角赴
 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
 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
 搆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
 桀逆逼脅眾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懼相國
 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領軍
 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
 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誦散將王起說
 會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衆

夏侯和
 朱撫
 賈輔
 羊琇
 王起

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起出以輔言宣
 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顯寵以彰忠義其
 進和輔爵為鄉侯琇輔爵關內侯起宣傳輔言告令
 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為部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
 馬望為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為撫
 軍大將軍辛未詔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歛無極孫休
 遣使鄧句勃交吐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為兵吳將呂
 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即糾合豪傑誅
 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
 南郡聞興去逆即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與移書

日南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
譜第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
交阯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
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為
督交阯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
邊荒乃心欵誠形于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
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懷六合左包舉殊
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請吏
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惠感悅遠人
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為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

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
策命未至興為下人所殺冬十月丁亥詔曰昔聖帝
明王靖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勲烈同歸是故
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于愛民
全國康惠庶類必先修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
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
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遺
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拓
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項江表衰弊政刑荒
闡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阯

偽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
 合五縣請為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眾叛吳以助北
 將軍為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
 心偽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眾叛親
 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
 震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
 然之理也然興動大眾猶有勞費宜告諭威德開示
 仁信使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
 孫彧皆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偽南陵督才質開壯
 彧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彧為副宣揚

徐紹

孫彧

國命告諭吳人諸所示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
 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筭自古之道也其以紹兼散騎
 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彧兼給事黃門侍郎賜
 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
 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
 將軍新昌鄉侯炎為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
 役諸典農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勸募蜀人能內
 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嘉禾
 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胸臆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

三十九十
庚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脩第倚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寶纖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薄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

副車置旒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簾宮殿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炎緡封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二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死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勲

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

魏世譜曰。封帝為陳留王。年五十八。大安元年崩。

謚曰元皇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于曹爽。誅夷齊王。

鄉

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奸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陳仁錫 評閱

魏五

后妃傳第五

武宣下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媯，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典存亾，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

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修儀，除順成宮。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于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下后

武宣卞皇后，瑯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

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且

旦曰此吉祥也

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爲妾後隨太祖左右至洛及董卓爲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且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爲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長公主劉早終丁養子脩子脩亾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下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

識

唐本無左右二字

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于戶外復云得無尚所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爲嫡加有子脩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爲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亾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

原辭今甚善

心未嘗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瑞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

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為難。二十四年，拜為王后，策曰：夫人

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

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為言。臣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

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後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為太后第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至泰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謚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初太后第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為昭烈將軍

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

魏略曰初卞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為別部司馬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為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為足邪故訖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

敬

為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官室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納其誠欵後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于此帝為變色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于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

又分秉爵封蘭弟琳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

女爲高貴鄉公皇后隆以后父爲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爲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爲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爲陳留王皇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爲廣陽鄉君

甄后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史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

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卽后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

其上者常共怪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后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爲學當作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爲己誠不知書何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自母曰今世

大藏見

亂而多買寶物。因夫無罪，懷璧為罪。又左右皆飢乏，不如以穀賑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

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勞，拊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願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

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

及冀州平，文帝納后于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墜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

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衆多乃獲斯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于帝曰任既鄉黨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狷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七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宗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

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權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嗟歎曰此真孝婦也二十一年十月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

一本中十月二字

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爲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卽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

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璽書迎后詣行在所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興所以饗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今踐

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在柔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璽書二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會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于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后璽綬臣松之以爲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爲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爲小惡邪則不應假爲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宰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

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宜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于神明遭離般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至于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于幽微至行顯于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為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

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奏可之

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尸于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

城作誠禾

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為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薨帝制總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庫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謚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夏吳賊寇揚州以像為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為射聲校尉三年薨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謚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温韓豔皆為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謚因

故封儼世婦劉為東鄉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為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宮有徂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二

三國志 魏書五 甄后 七

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于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闕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為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為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為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

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亾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第，惠為之後，承甄氏姓，封惠為平原侯，襲公主爵。

孫盛曰：於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况于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惠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為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

雖字當有陳群上

輔之職其可略哉。晉諸公贊曰：惠字彥孫，可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惠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卽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于郭后，是以頻繁爲婚。惠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溫字仲舒，與郭建及惠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爲臨渭縣公，惠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溫本國侯，進爲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惠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惠、溫三人位，特進。惠爲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貴。當世惠暮年官更轉爲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

之。潘惠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惠，由此出惠爲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謚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齊王冏事故，能不豫。際會良，由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之。

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第二人，皆爲列侯。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爲列侯。后兄儼，孫女爲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

甄毅

母為廣樂鄉君。

郭后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

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謚敬侯，母姓董氏，即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浮，高唐令；次女昱，次即后。后第都第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二月乙卯生，生而有異常。

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主為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為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為嗣后，有謀焉。太子即王位，后為夫人，及踐阼為貴嬪，甄

棧潛

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郭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冀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悅，姐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總六宮。虞奉宗廟，陰教書條。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

正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為皇后。

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克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人。

后早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

劉斐與他國為婚，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罰首。

魏書曰：后常勅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

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

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過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過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為騎都尉其年帝追謚太后父永為安陽鄉敬侯母董為都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為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

首陽陵可以為法青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二月庚寅葬首陽陵西

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歛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讎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

過殺之劫殞者使如甄后故事 魏書載哀策曰
維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
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敬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
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寃之遷幸悲容車之向
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墟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
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
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
皇不虞中年暴罹災殃愍予小子熒熒摧傷寃雖
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
帝進表爵為觀津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遷詳為駙

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為觀津敬侯世婦董為堂陽
君追封謚后兄浮為梁里亭戴侯都為武城亭孝侯
成為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牢表薨子
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為列侯詳薨子釗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
為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即帝位以為
貴嬪太和元年立為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
郎中初明帝為王始納河內虞氏為妃帝即位虞氏
不得立為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
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

卞字當有大字上

虞氏

立寵

威降

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始必由此凶國喪祀矣虞氏遂繼還鄴宮進嘉為奉車都尉留騎都尉寵賜隆渥填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留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念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貴駭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

孫盛曰占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闕雖致淳風于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

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其此之謂乎

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二年嘉薨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謚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為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凡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為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無罪殺后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没入宮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為夫人叔父立為騎都尉從父芝為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為皇后齊王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謚太后父滿為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繼其爵封太后母杜為卻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

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侯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惠出養甄氏惠及建俱為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啓于太后而後施行毋丘儉

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為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

晉諸公讚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疆問泰始中疾薨子叡嗣為給事中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袁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為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為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三國志

魏書五

三

